

## 種植園裡的帝國植物學——尋找臺灣的金雞納樹

講座日期：104年2月14日

主講人：顧雅文（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）

金雞納樹原生於南美，19世紀的西方醫學已用樹皮萃取出的奎寧來治療風溼、消化不良等疾病；在瘧疾感染機制尚未解明前，奎寧也已被證明有治療及預防之效。這掀起了西方帝國競相移植此樹的熱潮，「金雞納學」亦成為帝國的顯學。19世紀末，荷屬爪哇獨占了九成的樹皮出口，爪哇的官營種植園也成為金雞納學的研究中心。

日本在臺灣大規模的試植始於1910年代，當時也正是總督府積極推展防瘧之時。許多技師被派至爪哇視察，記錄播種、育苗、整地、定植等步驟，試圖將爪哇式

造林法複製到臺灣。林業試驗場隨之展開播種試驗，並將樹苗送至中北部山地定植，但只有溪頭的東大實驗林成功。為培植藥用植物，蓮華池也整理出階梯狀的金雞納林地。然而成績不如預期，1920年代中期時，官方已普遍認為臺灣並非適地。

星製藥的商業野心是金雞納造林在臺延續的關鍵。為建立自己的藥業王國，社長星一把希望寄託在不被看好的臺灣，他的信心來自退休技師田代安定。沒有人比田代更適合擔任星製藥的顧問，他熟悉臺灣環境，長年從事林木移植；他關注西方金雞納學，更擁有在地的栽種經驗。在他

規劃下來義社及知本開設種植園，栽下超過二十萬棵的金雞納樹。幾年後，星製藥因破產而無力維繫園務，幸而樹木仍成長茂密。這兩個金雞納園不但幫助星一東山再起，同時也成為金雞納學發展的場域，證明在臺造林於技術與經濟上均可行。

1933年後，面臨國際政經的緊張情勢，官方再度重視金雞納，在太麻里進行試驗；而武田、鹽野義等藥業公司亦紛紛來臺開設種植園。此時，位於六龜的京大實驗林，在沼田大學提倡的「臺灣式造林法」下已有五年極成功的造林經驗。由此，東大、京大與林試所各自



▲扇平森林生態科學園的金雞納樹。（圖片提供／顧雅文）

與三個藥業公司結盟，於中、南與東部造林。在拓務省強力要求下，1940年臺灣產的樹皮已近200噸，幾乎足以讓本島自給自足。但這些抗瘧藥多半被送到戰場，以支應日本帝國在大東亞的擴張。

戰後，種植園分別被省林試所、衛生處及臺大實驗林所接管，僅林試所六龜試驗場繼續進行研究及造林，至1970年才中止。走在昔日的金雞納林地，有時還能望見開在枝頭的

白色小花。不過，金雞納不只是帝國主義銘刻的生態印記，這個充滿政治味的外來植物，亦在當地社會的地名、用藥文化及經濟生活中留下蹤跡。☞

## 土地控制以及地方歷史：作為清代臺灣史課題的契約文書論

主講人：李文良（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）

講座時間：104年3月14日

現存海內外的臺灣關係契約文書至少有五萬件以上，是建構和了解臺灣歷史最為關鍵的史料群之一。然而為數眾多的臺灣關係契約文書，基本上都是康熙22年（1683）清廷領臺之後所製作，目前尚未發現更早以前的臺灣契約。此現象提醒我們，在研究方法上，除利用契約去復原各地方的開墾過程、土地交易及



▲村上直次郎《新港文書》附錄圖片 Plate X Matau Ms. No. 4。

租佃關係，還可將契約文書當成是一個清代的臺灣史課題來提問，並重新思考相關研究議題。我的研究構想是試圖將契約文書作為一個整體現象，來理解清代臺灣出現龐大契約文書的歷史與社會意義。

刻意凸顯「現存臺灣契約皆為清代以後所為」的特定現象，並不等於主張人們到清代才開始懂得

寫契約。因傳統中國書寫契約歷史至少可追溯到秦漢時代，並有確切書面文獻流傳下來。從荷蘭東印度公司時代陸續來臺拓墾的漢人移民，主要也是來自具長遠書寫契約傳統的華南地區。所以即使未來臺灣重新發現明鄭及其以前的契約，也不是什麼值得驚訝的事。

對臺灣社會歷史發展而言，清代是個非常巨大的轉變。臺灣從明鄭到清的政權轉換過程中，因各方勢力的地權爭奪，致使出現「民業」（民有地權）；清初地方文官基於稅收與社會管理職責，積極引入請墾制度，推進拓墾的進展及民田規模，並深遠影響臺灣社會的展開。清初許多文獻都提到此變化過程，只是以前甚少注意這些文獻背後反映的重要歷史意涵。相對來說，將「整體的契約文書作為清代的歷

史課題」，較易看到上述的發展脈絡。

清領之後迅速在臺灣普及的請墾制度及契約書寫，也深遠影響了社會對於地方歷史宣稱和理解。臺灣很多地方的歷史常被追溯到，一位有能力的開墾者向官府申請墾照，然後召集佃農將原本荒野的地方闢成良好的田園，建立村落和社會。雖不能排除許多地方真的經歷這樣的過程而成為漢人村落，但並非所有地方都是如此。因為這樣的故事是在講一個漢人合法開發的歷史；因為擁有墾照，是他們在當地拓墾住居的合法來源。此類故事也可說明原本是漢人的他們，如何來到一個不屬於漢人的臺灣島之過程。如果他們是原住民，故事也有助於他們變成漢人。或許可這麼說，這樣的故事是在講一個華南漢人移住開發臺灣的歷史。☞